

大戰雜誌

東方文庫第五種



印
誌社
書館
發行
編印

大戰雜話

大戰爭中之非戰論

堅瓠 高勞
羅羅 君實 合編

德意志者，以軍國主義聞於世，亦以科學哲學聞於世者也。故其學問家對於大戰爭，懷何種感想，爲吾人所亟欲知。關此問題，文豪希爾索格 (Wilhelm Herzog) 之戰爭論，頗有明白之答案。是文爲孚倫月刊第一期之社論，對於黷武主義及野心軍人，攻擊不遺餘力；以其爲未開戰時屬稿，故讀者尤驚其具預言家之能力。其言曰：

『吾人何日能以積極進步之運動，宣揚平和之福音乎？吾人何日能聯合思想家與勞動家，組織團體，以杜歐陸戰禍之爆發乎？平和獎牌則頒發矣，平和會議則成立矣，平和裁判所則建築矣，然平和裁判所縱矗立空中，而歐洲任何一隅，均足爲戰爭之導火線；逮及此時，吾人亦惟熟視殺人流血之慘劇，或且加入其中而已。』

希氏雖具先見之明，顧其所預想之恐慌，竟不逾時而實現，則亦爲彼所不及料。關於此點，希氏則先引馮巴樂親王（Prince Von Billov）德國政治論之一段，以爲立論之前提。蓋馮氏之言，所以鍼砭德國學問家之不預政治者也。其言曰：

『德意志國中，猶有多數學問家，自遜於政黨問題之外；此等人之視政治生活，縱非實行拒絕，亦常以爲無關重輕。若夫積極參預，不特於選舉期間，偶然動興，且於國家大小政治問題，均塵塵注意，則正吾僭德人所缺乏者也。此種政治教育，詎非學問家所當引爲己任者乎？政治生活，無學問家與美術家之指導，在從

前固無傷，今則時勢不同矣。』

希氏既引馮氏之說，遂進伸己意曰：

『馬克思氏 (Karl Marx) 之主義，非能激動平民之風潮者乎？吾人今日，不可不試驗之；共產黨之宣言，非能發揚吾人之精神者乎？吾人今日，不可不倣效之；即大聲疾呼，使各國之思想家聯合爲一是也。諸君乎！使諸君而有其志向者，即有至大之權力，又何不互相聯合乎？集各地之思想家而開一大會，吾知歐洲當世之賢者，必將蒞止，如佛蘭斯，彌雷布，羅倫，露胡，吉詩脫東，威特經，好得曼，海因里希，曼恩，黎爾開，哈特黎殊，葛爾璣，羅廷，里博曼，西美爾，伯倫塔那，麥哩盧高斯，吉及其他少年有志之士，皆能助我張目者也。此等美術家與博學家，不知有國界，亦不知有種界，其所持之正義，非以公道爲限；其重視智力美術科學，在今日曖昧不明之愛國心以上；其唯一宗旨，在聲應氣求，廢中世紀之法制，除貪殘之專制政體，而使二十世紀，無戰爭發見之餘地，非僅僅有同胞友愛之感情而已。』

吾人應做之事業正多，將來之競爭，非用大礮與腕力者，吾人亦樂於參預之；吾人宅身世界，道在以種種方法，減去人生之必要與平庸，或以詩歌，或以佳文，或以佳畫，而效力較鉅者，尤爲人道主義。何得以無情之礮彈，洞貫無辜之民之軀體乎？」

希爾索格之非戰論，以理性爲後盾，其態度強項，辯材無礙，尤非今日行嚴酷之檢稿制度時所得聞。蓋據今日之公文，凡著抨擊政府之論文，其著作人，當受軍法裁判而科加死刑也。希氏之言曰：

『吾人其將戰耶？吾人之戰，其將勝耶抑敗耶？吾人其將因此而得快樂耶？抑將因此而得苦痛耶？然吾人又安可斷脰伏尸於無情之機關礮之下乎？以吾人今日，在在有戰禍爆裂之機會，故學問家之亞利阿巴格（Areopagus）（按此爲希臘最高法院之稱）必不可不設立。余知初設之時，其所下判決，彼握統治權者，必鄙夷視之。然理性之聲，必將爲人人所聞，必將大聲疾呼曰：「幸福哉烏托邦

也！』注入人人之耳鼓而戰勝之所褒如充耳者，特專制之魔王耳！』

歐根 (Rudolf Eucken) 與海格爾 (Ernst Haeckel) 者，德國當代之兩大哲學家也。其抨擊戰爭，亦頗激烈，而以此屆之戰禍，歸獄於英國道德上之不公平與卑劣。今述之如下：

『今日之事，必於世界史上，留英國不能泯滅之差恥。英國之參與戰爭，所以助半亞洲風之斯拉夫國家，而反對日耳曼主義也。其左袒之國家，不特持野蠻主義，且犯道德上之不公平。蓋俄羅斯之所以開戰釁者，因對於可恥之殺人案，而不許施相當之懲罰，此固英人所應知者也。』

『現今戰爭，所以演成世界大戰，而蹂躪連合之文化者，厥維英國之咎。然則其理由又安在乎？曰：亦唯英國忌德意志之昌大而已；亦唯英國欲阻德意志之昌大之發達而已；彼英人之處心積慮，欲使德國不得存立於偉大競爭之下，而阻抑其權力之完全發達，固毫無疑義矣。』

德奧有名之戲劇家威特堅博士，(Dr. Frank Wedekind)曾於孚倫月刊發表一文，解剖人類精神進化之現象。由威氏之文觀之，可見大戰爭之風潮中，固不乏頭腦冷靜之士，而世界平和猶未嘗無望也。其說之開端曰：

『當宗教革命以前，歐洲人民，居於修道院之總數，適與三十年前居於軍營者相等。中世紀之國家，實非政治的國家，而宗教的國家也。其最高權力，由教會握之，而教會所以勃興之故，則由於羅馬帝國之覆亡。羅馬帝國，歷時四百年之久，凡稍得古代文化之緒餘者，咸懷失望之心，而信分崩之不可免；即此一端，已可知當時求人生價值於未來世之故矣。因是之故，人生之法律，亦定於教會而固定於國家，凡婚姻、處家、教員、以及振恤貧病之事，皆由教會管理之，其對於文化之勢力，斷不在現代國家下也。而宗教革命，則為中世紀宗教國家轉入於現代政治國家之幾振，猶諸千年以前，由羅馬之世界國家，而嬗其權於教會焉。』

威氏謂因宗教革命之機振，有兩種感情，為古代精神生活之要素，而中世紀所

蟄潛未啟者，至是乃復活，即思想自由與國民之自覺心是已。其言曰：

『國民自覺心之發達，已歷五百年之久而黷武主義，亦與之同進。其以未來之大戰爭，為恫嚇國民之具，猶諸中世紀之僧侶，以天堂地獄，劫制人心也。各文明國之武裝政府，雖互相反對，而實則表示同意，欲刀劍鈴然作響，俾其怯懦之民，震驚失措，以表決戰費也。』

威氏謂黷武主義，已達極盛難繼之候，與宗教革命將起時，僧侶之權力無異。因又以欣喜之詞，述其平和之希望曰：

『昔日有思想自由，反對教會，今日則有人類大同之自覺心，與文明國民之合羣心，反對武力霸權。其用以競爭之武器，為滑稽與諷刺，與五百年前之用以競爭者同也。然滑稽與諷刺，必自事實上直接發生，始有最強之效力，其出於黨派著作家之推想者，仍無效也。宗教革命，閱時百年而始成，而平和運動之發軔，則不過二十年，然則吾人又安可不忍耐乎？』

勃羅達 (R. Broda) 者，亦主張平和論之健將也，於箇人行爲及集合行爲之內容，探究甚精；而擬戰爭於殘酷之私刑，以爲國民雖集合體，亦無擅用私刑之權利。勃氏嘗與迪士喀穆 (Descamps) 邁薩德 (Fernand Mazade) 及進步雜誌記者巴辣谷 (J. de Polako) 集世界學者之意見，編輯一書。此等學者，對於國家之用私刑，卽所謂戰爭者，均持反對態度；其他暴亂行爲，如革命、罷工、決鬪等，亦反對之。尤以蒲伊遜 (M. Ferdinand Buisson) 之說爲最著，以爲平和公斷，普及選舉，及集合契約之由社會裁可保證者，實抵制罷工革命及戰爭之三大利器。

勃氏所引者，尤有本田博士、里却脫博士 (Dr. Charles Richet) 麥古利 (Mar-guerite) 及人權報記者陸伊生 (Paul Hyacinthe Loyson) 等。由諸人之意見觀之，知宣揚人道與保障真善之運動，正方興未艾也。

美國哈華德大學前校長伊略脫博士 (Dr. Elliot) 嘗投書紐約時報論戰爭之結局，亦力詆黷武主義之不當。茲述之如下：

『大戰爭最遠之效果，在使有思想人生一種信心，知軍備競爭，全國皆兵，及窺伺隣封之種種，非保存平和之良法。歐洲五十年來，亟亟於軍備，今已演空前之大戰爭，而食制度不良之惡果矣，此實文明前途之大教訓也。欲保存現代文明，無論君主國與共和國，必不當有精兵利器；列強之軍備，均當加以限制，而設立國際最高裁判所，將各國軍備，變成瑞士之形式；各國中有破壞條約者，則以強有力之國際軍共討之。夫兵力之偶用，此雖文明各國，亦不能廢，但不當用以侵略，而當用以防衛，如家庭學校及城鎮等所用之防衛力耳。』

『德奧所用之暴力，今惟以同等之暴力，始能抵制之，此事實彰彰，為美國人所及見者也。惟平和協商開始而後，擴張軍備之狂熱，始能減少，而另圖充分之效力也。』

歐洲各國，果何為而戰乎？此在大戰當時所屢經提起之問題也。而其答案亦為吾人所厭聞，不過各國自為辯護而已。至英國何為而戰？則不特德人常譏為無謂，

即英人亦苦無正當之解釋。英國大哲學家囂胡氏 (George Bernard Shaw) 嘗以犀利之筆，譏刺英人之戰，出於心志薄弱，爲資本主義所屈服。彼在倫敦每日新聞，著一論文，謂使愛斯葵斯內閣，有真正之現代外交政策者，則大戰爭可以不起。據囂氏之意，英人對於德國，可提出下列之通牒：

『使爾國欲侵犯法蘭西者，吾人必合兩國之力，以侵犯爾國。俾斯麥的德意志，爲全世界所仇視，吾人亦屢嘗其滋味矣。今正欲試吾人之力，能否恢復格代的及比索凡的德意志耳。然若爾國能去其無意識之鐵腕，以確保鄰誼，則吾人亦當助爾國以敵俄羅斯，如今之助法以敵爾也。』

囂胡謂英政府以議院各黨之擁護，提出上述之公文，則德國必不敢遽行宣戰。顧今則大謬不然，不特與德人以宣戰之機會，且使其陷於失望，而不得不戰焉。是皆由外交事件，嚴守祕密，不使自由黨員預聞故耳。

據囂胡之意，社會黨之外交政策，與資本家之外交政策，其異點如下：

『資本家者，以外交爲投機事業之後盾者也，而社會主義，則以外交爲文明之先導。資本之爲物，在國內正極缺乏，顧乃於儲值低廉之際，輸出於未開化之國家，又以資本家有左右議院之勢力，故海陸軍之權，亦爲所操縱，得用之以保不愛國之投資，此今日謬誤之根源也。法蘭西號稱富國，常以剩餘之金錢，借與俄羅斯，於是歐洲最專制之政府，權力益固，且爲保存借款之利息故，與俄人締不自然之同盟，以反對文明之鄰國；又何如用此等金錢，以革除貧民之陋巷，培植強壯之子弟乎？』

『關於此點，吾人尤不暇責備法國，蓋吾人亦曾與俄國締拓殖波斯之條約，其性質卑鄙而專圖私利，較法人爲尤甚也。不知國內之飢兒正多，藤堤、格刺斯哥、杜伯林、利物浦、倫敦各處，均須改造，何嘗有餘資以用於波斯哉！』

『胡謂德意志既於二面受俄法之敵，則其地位實至爲危險，而其結論則仍以防俄爲歸宿。其言曰：

『吾人之開戰也，蓋未嘗一加思索，而全出於盲動；既與法蘭西結排德之海陸軍同盟，而對於德國，則又不明示意見，使知彼與法國保持平和時，英國斷不爲俄國助，或任俄人之西進；此戰禍之所以不可解也。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？曰：第一當使德國知英法荷比之不容輕侮，第二當使俄國知克服德意志後，不能得何種之利益也。』

社會黨之中途變節

國際社會
黨之反對
開戰

國際社會黨，本定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，開大會於維也納，戰雲忽起，七月下旬，奧塞已宣戰，遂由比京平民館中常設之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，於七月二十九日召集各國代議員之臨時會，變更大會之期日地點，決議以八月九日開大會於巴黎；且聲明此次開會之主義，在表現全世界勞動者所抱絕對平和之意志，以欲保持平和之故，及欲使奧塞爭端取決於中

裁裁判之故，將更大行其反對戰爭之示威運動。是夜即於比京之馬戲場，開非戰大演說，英德比法俄意荷諸國之社會黨名士，各發雄辯，各表熱心，而法國喬雷氏之演說，尤爲懇摯而雄偉。極言『吾社會黨決不可爲淺薄之愛國心所煽動。苟此數日之間，能設法使各國延遲宣戰，則九日之巴黎大會，我國際社會黨之威力，當能示其效果。』數萬之勞動者，或呼反對戰爭，或唱社會黨萬歲；而次日之晚，喬雷氏在巴黎與友人共晚餐時，突爲一青年所暗殺。此暗殺者爲一官吏之子，有狂病之遺傳者。暗殺後即有警察入場，拘兇犯而去。或謂官吏實預置此警察以擁護兇犯，免爲人民所凌虐也。法大總統即致鄭重之唁詞於喬雷夫人，蓋喬雷者歐洲社會黨中之第一人物，法政府曾屢次邀入內閣，而喬雷不願，惟爲下議院之議員，以社會主義著名。法總理佛佛亞尼氏及前總理蒲利安氏，皆本爲社會主義者，然其地位聞望，皆出喬雷下。英之社會黨首領亨德門氏，謂即使歐洲之君主，一旦悉被暗殺，比諸喬雷氏之死，其關於世界文明之損害，猶不足比數焉。

開戰防
止運動
之失敗

喬雷氏對於國際戰爭所持之態度，前述演說之大旨中，已可見一斑。更詳述之，則一九一〇年之國際社會黨大會時，英法社會黨領袖，曾提出一議案。此案大意，謂『設或國際戰爭勃發時，關係國之勞動階級及其代議士，皆當依國際社會黨中央事務局之助，努力圖戰爭之防止。其防止手段，以總同盟罷工為主，而尤以關於軍事諸產業，各軍械及軍需品製造所鐵路航路之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。若尚不終止時，則當利用戰爭時之經濟恐慌及政治恐慌以顛覆資本階級。』喬雷氏復修正此議案，為『防止戰爭，使關係國之政府受中裁裁判，當於關係諸國間一齊行總同盟罷工為最有效。』此修正案遂為大會所贊成通過。喬雷氏平日，常組織國際的總同盟罷工，以當將來之國際戰爭，將於八月九日巴黎大會時，決議而實行之，以遏滅此次之戰禍。其所設之機關新聞紙中，每日必自草一論文，發表此義。其臨終之日所作論文，謂『大難將臨，我等之要務，唯在繼續活動，以啓發勞動者之理性與良心，目前之救濟在此，將來之保

障亦在此』云云。喬雷氏之大方針，於此可見。喬雷氏暗殺之後，法政府竭力撫慰社會黨員，總理大臣署名出示，遍張於巴黎，表同情敬意於喬雷，且力辯政府嫌疑之跡。自是德法及其他諸國勞動者及社會主義者，大起非戰運動，到處與帝國主義者之提攜運動相衝突，屢受警察之迫壓。其後戰事日迫，國際間之電信電話，大受阻礙，各國社會黨及勞動團體間之交通全絕，彼等之國際提攜運動，非常不便；無何而德俄宣戰，關係諸國，陸續投於戰爭之旋渦中；巴黎大會，終不能開，而勞動者之國際戰爭防止運動，遂完全失敗矣。茲記戰爭中各國社會黨之態度如下：

德 國
社 會
黨

德國社會黨，於七月二十五日，發表反對戰爭之宣言書；二十八日，於柏林開二十七處之集會，行示威運動；二十九日，決議加入巴黎大會。然宣戰布告以後，社會黨之態度一變，八月三日，開社會黨議員之協議會，百十二名之議員中，出席者僅八十員，大體贊成政府之軍費案，雖有提出反對論者，然贊成反對論者僅十餘人之少數。是日社會黨首領，乃會晤大宰相以表

其意。次日，他黨議員，皆入宮謁德皇，以表舉國一致之熱情。社會黨議員，雖不與其列，而是日之議會中提出軍事預算時，社會黨首領，發表贊成之演說，謂『戰爭之責任在政府；然當此國家危急之際，社會黨亦將爲國而赴戰；蓋社會黨之反對侵略的戰爭，固無待言，然爲防衛己國之獨立自由，則必攜鎗而起。我爲社會主義者，我又爲德意志人，我之行爲，與國際社會黨之趣意決不反背』云。於是德意志議會，以滿場一致贊成軍費，紳閥諸政黨之議員，擁抱社會黨之議員，以熱心表感謝之意；德皇乃大嘉獎社會黨之忠誠。大宰相荷兒惠克氏見此情形，以爲社會黨贊成我之政策，實德國爲正義而戰爭之證據。是時有預備中尉之軍籍者里博克耐希博士，平日以非軍備主義著名，因抗拒軍役被鎗斃，一時喧傳謂德國社會黨議員，多數下獄，或被放逐，皆非事實也。要之德國社會黨，一面因受政府之威嚇與蒙蔽，一面亦由多數黨員及一般勞動者之愛國熱，故其態度忽爾中變也。其後社會黨議員之數人，派往意比荷三國，會其國之社會黨，是爲政府所派歟，抑其黨之所